长征精神引领下冼夫人好心文化与广油西迁精神赋能新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

吕梓溶

伟大长征铸就伟大精神,跨越九十载岁月,长征精神依旧闪耀时代光芒,为一代代青年砥砺前行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做好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理论概念的灌输上,更需要把宏大精神叙事和脚下土地的历史记忆结合起来。地处粤西的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坐拥两份得天独厚的本土精神财富:一份是流传千年、浸润茂名大地的冼夫人好心文化,一份是学校六十余年办学沉淀的西迁精神。以长征精神为引领,打通红色革命精神、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校本奋斗记忆三者的内在联系,把分散的育人素材整合为完整的精神教育体系,能够让思政教育走出书本、贴近青年,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读懂家国大义,厚植担当品格。

一、同源共生:三类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内在逻辑

长征精神、冼夫人好心文化、广油西迁精神,生成于不同历史时代,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却在爱国、担当、奉献、奋斗的价值追求上高度契合,形成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精神共同体。首先,长征精神是理想信念的国家精神坐标。长征路上,红军将士把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坚守革命信仰,不畏牺牲、顾全大局、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战略大转移。这份在磨难中淬炼而成的精神,回答了"为谁奋斗、如何坚守"的时代命题。对于当代青年来说,长征精神不只是一段遥远的革命往事,更是一套可对照、可感悟的价值标尺。长征路上无数红军战士面对生死考验作出的抉择,正是理想信念教育最生动的教材,为青年校准人生方向提供精神指引。其次,冼夫人好心文化是爱国统一的岭南在地表达。冼夫人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历经梁、陈、隋三朝,始终以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睦为己任。面对岭南纷乱的割据局面,她放下部族私利,亲自奔走十余州,宣谕朝廷旨意,以安抚代替征伐,避免战乱祸害百姓;同时推行教化、劝课农桑,革除地方陋习,守护一方百姓安居乐业。晚年留下"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的谆谆训诫,短短一句话,凝结忠诚报国、爱民恤民、民族团结的厚重内涵。如今,茂名大地上,冼夫人相关碑刻遗存与遍布城乡的冼夫人庙宇,见证了好心文化千百年的传承发展。这份生长在粤西土地上的文化资源,让爱国向善不再是远方的故事,而是学生触手可及的乡土记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鲜活地方样本。最后,广油西迁精神是扎根基层的校本精神赓续。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办学源头可追溯至1954年。1965年,响应国家建设南方油城的战略部署,学校从广州整体西迁茂名。彼时的茂名城市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标准化教学楼,师生搭建竹棚上课,居住泥砖瓦房,照明依靠煤油灯。以陈宏枢为代表的一批教师,放弃广州优越的生活条件,携带简单行李奔赴粤西,白天参与校舍基建劳动,夜晚挑灯编写专业讲义,保障教学工作不停歇;青年学生课余时间扛砂石、平场地,一边动手建设校园,一边刻苦钻研石化专业知识。一代代广油人在艰苦环境中淬炼出"艰苦奋斗、求实献身"的西迁精神。数十年来,大批毕业生奔赴全国石化工矿一线,扎根基层建功立业,用实际行动续写西迁精神的时代篇章。西迁的抉择,本质上就是一代人响应国家召唤,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建设大局,与长征精神的家国担当遥相呼应。

从内在逻辑看,三者形成清晰的互补关系。长征精神属于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确立精神方向;冼夫人好心文化属于地方层面的文化根脉,拉近教育和青年的心理距离;广油西迁精神属于校本层面的集体记忆,提供身边可感的榜样力量。宏大的国家叙事,经由地方文化过渡,落脚到校史校情的真实故事,搭建起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的价值接受阶梯,这也是三类精神能够协同开展思政育人的根基所在。

二、价值意蕴:三源融合赋能思政教育的现实意义

把长征精神、冼夫人好心文化、广油西迁精神融为一体开展教育实践,不是三类精神的简单叠加,而是对思政教育资源结构的优化重构,具备多重现实育人价值。其一,让理想信念教育拥有可触摸的历史载体。理想信念教育最怕空洞说教。单纯宣讲理论,学生很难体会信仰的重量;结合长征浴血突围的历史、冼夫人安定岭南的实践、广油先辈竹棚办学的真实经历,抽象的信念就变得有血有肉。每年新生走进广油校史馆,看着留存的老讲义、旧教具、西迁师生生活用品,很多同学深受触动,真切读懂何为坚守、何为奉献。宏大的精神,借助具体的人物、实物、故事落地,学生既能读懂革命年代信仰的力量,也能看懂和平年代普通人的家国选择,理想信念教育由此摆脱概念化的困境。其二,推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双向支撑。长征精神重在厚植政治认同,帮助青年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冼夫人好心文化重在涵养文化认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爱国团结、仁爱向善的精神养分。冼夫人毕生推动民族交融,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历史案例。在思政课堂上将二者结合,政治认同有深厚的本土文化做支撑,文化认同有主流红色精神做方向引领,避免教育走向片面化。青年学生既理解红色历史的时代逻辑,也读懂脚下土地的文化底蕴,家国情怀的培育就更加完整扎实。其三,以在地化资源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不少外省、外地来茂求学的新生,对粤西历史文化比较陌生。以往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部分学生会觉得革命历史距离自身生活较远,容易产生疏离感。而冼夫人的历史遗迹就在本地,西迁故事就发生在自己就读的校园,校史馆、西迁精神体验馆随时可以参观走访。这些看得见、走得到的资源,天然拉近学生与教育内容的心理距离。学校举办西迁老校友故事分享会,不少新生听完前辈口述校史之后,主动报名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乡村实践,把精神感悟转化为实际行动,充分体现本土校本资源强大的感召力。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推进三源融合要把握边界,不能生硬拼接、牵强附会。三种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主题各不相同,融合不等于把内涵完全等同;不能把精神当作口号标签,只贴标签、不讲史实;只有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多用启发式、体验式教育,杜绝单向灌输,才能真正实现入脑入心。

三、实践路径:推动三类精神深度融入思政教育全链条

要把精神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效,需要打通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多方协同各个环节,构建全方位的育人格局。第一,课堂教学是思政教育主渠道。当前部分课堂对三类精神的讲授常常相互割裂,分别介绍、互不勾连,学生接收到的是碎片化素材。思政课教师应当做好教学设计,把长征精神、好心文化、西迁精神纳入统一教学逻辑。讲授长征精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时,自然衔接广油西迁办学的校本案例,延伸到冼夫人维护大一统的岭南历史故事,做到宏大叙事、地方史实、校史故事相互印证。既设置专题教学内容,也把案例融入课程各个章节;同时做好课上课下衔接,课堂抛出思考主题,延伸到主题班会、专题讲座当中继续研讨,打破课时的局限,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新时代青年如何传承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二,厚植校园文化,营造沉浸式育人环境。用好校史馆、西迁精神体验馆,常态化面向全体学生开放,依托实物、老照片、影像资料还原历史场景。把好心文化、西迁精神融入校园景观、文化墙、主题宣传栏,让精神元素进入学生日常视野。开展情景剧大赛、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校史故事演绎等第二课堂活动,鼓励学生以冼夫人安民济世、西迁先辈艰苦办学为题材进行文艺创作。学校文法学院结合专业特色,组织学生挖掘整理好心文化故事,产出一批校园文化作品,让学生由被动听众转变为精神文化的参与者、传播者,实现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第三,做实社会实践课堂,在行走之中体悟精神力量。组织学生赴冼夫人故里文化景区实地研学,开展好心文化调研、文化宣讲;组织寻访学校离退休老教师,收集整理西迁口述史料;围绕长征主题开展红色旧址寻访实践。社会实践不应当止于一次参观走访,要做好实践成果转化,把学生采访记录、调研报告、影像素材整理成校本教学案例,反哺课堂教学与校史馆展陈。当学生亲自走访、访谈、整理史料,他们就从教育的接受者变成精神资源的挖掘者,精神的感悟会更加深刻。第四,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凝聚多方育人合力。校内推动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校史研究人员协同联动,统一育人导向,把三种精神的价值内涵渗透到课程思政和日常学生管理之中。对外深化校地合作,联动茂名宣传、文旅部门,用好冼夫人故里、本地红色教育基地等社会资源,共建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把精神资源融入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完善师资培训,培育一支熟悉长征精神、好心文化、校史的教师队伍,推动三源融合从阶段性主题活动转变为常态化、制度化的育人工作。

结语

精神穿越历史,照亮青年前行之路。站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代节点回望,长征精神提供红色根脉,冼夫人好心文化沉淀岭南千年人文底色,广油西迁精神镌刻一所地方高校的报国初心。三类精神交汇于粤西茂名,汇聚成高校开展铸魂育人工作的宝贵资源宝库。地方高校应当立足本土,用好国家、地方、校本三层精神资源,持续创新思政教育方式方法,把抽象的精神力量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践行的价值追求,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奋斗品格,将青春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当代新人。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

从"一盏灯"到"一条廊":听到孙中山民生理想在上垌村的百年回响

——浅谈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与笔者家乡的变化

龙钧球

一、引论:当"大同理想"遇见"乡土上垌"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痛陈旧中国乡村之凋敝,描绘出一幅铁路密布、港埠繁华、百姓安居的现代化图景。其民生主义的核心,不仅在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制度设计,更在于一个朴素而宏大的愿望: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衣食足而知荣辱",让每一片乡土都能"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粤西群山中的上垌村,会惊喜地发现:孙中山当年在纸面上勾勒的民生蓝图,并未以某种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在此展开,而是以一群退休乡贤的赤子之心为笔,以三十年的锲而不舍为墨,在一砖一瓦、一灯一路的积累中,悄然落地生根。

上垌村的蝶变,绝非孤例。它恰如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乡土社会从贫困走向文明的内在逻辑:民生的最高境界,从来不只是物质的丰裕,更是精神的觉醒与文化的传承。 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力量,正是像龙钧海及其兄弟这样,既怀揣现代视野、又深植故土情怀的"新乡贤"。我们用三十年光阴证明,孙中山的民生理想,在乡土上垌的沃土上,正以一种超越预设的路径,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二、补足"物质短板":现代文明的第一座桥

让我们将时间拨回三十年前的上垌村。那是一个典型的粤西贫困山村:该村三面环山,日落后便沉入无边的黑暗,出门一脚泥泞,与外界几乎隔绝。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仿佛还停留在孙中山所感叹的"如隔世之岛"的状态。照明靠油灯,出行靠双腿,信息靠口传——这样的生存状态,何谈"民生"二字?有外人写了一句顺口溜:有女莫嫁上垌村,牛皮鞋底都着穿。

改变,始于一位退休老人的归来。龙钧海,这位从村里走出去的正处级干部,退休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安享晚年,而是毅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上垌村。他看到的不是故乡的诗意,而是乡亲们仍在贫困中挣扎的现实。孙中山曾说,民生为进化之原。龙钧海深以为然,若没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一切进步都无从谈起。

于是,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拿出了在机关工作的组织能力和协调经验,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乡村改造计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照明问题。在那个年代,拉电进村绝非易事。龙钧海四处奔走,联系电力部门,动员外出乡贤,筹措资金,协调线路走向。当第一盏电灯在上垌村亮起的那个夜晚,整个村庄沸腾了。老人们摩挲着灯泡,感慨地说:"活了这么大岁数,终于不用再闻煤油味了。"这盏灯,照亮的不仅是房屋,更是一个村庄对现代生活的信心。

紧接着,是公路。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反复强调交通之重要,认为"道路者,文明之母也"。龙钧海深知,没有路,山货出不去,信息进不来,发展永远是空谈。他又一次站了出来,带头捐款,发动外出乡贤认捐,甚至亲自拉着测量绳上山勘测路线。修路期间,他天天泡在工地上,与村民同吃同劳动。当水泥路蜿蜒伸进村口的那一刻,使上垌村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历史。汽车可以开进来了,农产品可以运出去了,村庄的脉搏第一次与外部世界同步跳动。

再后来,是篮球场、羽毛球场。龙钧海说:"民生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有强健的身体。"他亲手规划场地,发动年轻人义务劳动,硬是在山坳里平整和建造出一块标准篮球场。傍晚时分,年轻人的呐喊声、篮球的撞击声,掌声汇成了村庄最美妙的交响乐。这些看似平凡的设施,实则是将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协作、竞争、规则,一点点植入村民的日常。

这一阶段的上垌村之变,是补课,是让一个被现代化列车甩下的村庄,重新赶上时代的脚步。龙钧海以一个退休干部的全部能量,为家乡搭建起了通往现代文明的"第一座桥"。这座桥上,承载的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最基础、也最迫切的要求:让人民享有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三、厚植"文化根基":从"饱暖"走向"文雅"

如果说通电、修路、建球场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上垌村接下来的变化,则是在回答"好不好"的命题。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从来不止于物质层面的"吃饱穿暖",更有精神层面的"进步开化"。他在《三民主义》中多次强调,要"唤起民众,使之能自决其利害",要"以文化陶熔其德性"。这些理念,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竟被一对退休兄弟以最朴素的方式践行了。

龙钧海深知,硬件设施建起来容易,但若没有文化的浸润,村庄的灵魂依然是空洞的。就在他忙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他的亲弟龙钧球,一位部队团级转业干部.军人书法家,也把目光投向了家乡。兄弟二人一合计,决定做一件看似"奢侈"却又影响深远的事:在村里建设一个近千米的书画文化长廊。

千米长廊,在城里或许不算什么,但在一个贫困山村,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构想。需要多少资金?需要多少书画作品?需要多少人力来维护?但龙钧球拿出了军人的果敢和执行力。他不仅倾囊而出,更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四处征集书画作品,邀请当地及外地的书法家、画家义务创作。从唐诗宋词到名言警句,从英雄人物故事到山水花鸟,一幅幅作品汇聚而来。长廊的每一块石刻、每一幅字画,都是从三百公里外的云浮刻好拉回村中的,幅幅作品都凝聚着书画家的心血。

当千米书画文化长廊最终落成时,整个上垌村的气质都变了。曾经光秃秃的村道旁,如今翰墨飘香。老人拄着拐杖在长廊下驻足品读,孩童背着书包在字画前嬉戏模仿,连平日里只关心庄稼收成的中年人,也开始谈论起哪幅书法写得好、哪幅画有意思。文化长廊,就像一条无声的河流,把高雅的艺术引入了乡野,把文明的种子播撒进了心田。

但这远未结束。在龙钧海兄弟的继续筹划下,戏台搭起来了,图书文化室建起来了,健身及儿童乐园也开放了。逢年过节,村里不再只是喝酒打牌,而是有了自己的文艺演出队,演出队是由龙钧海夫人周淑文自筹资金组建的,演员在村里的学生挑选,利用寒暑假带到深圳,包食包住包学艺,在春节、年例等节日——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便在戏台上亮相,虽不专业,却充满欢笑声。图书室里,农闲时坐满了翻阅书报的村民;儿童乐园中,留守儿童有了安全玩耍的场所。高州年例已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上垌村的年例评为高州十大特色的年例之一。龙钧海兄弟为把村的年例办成一个有文化品位又讲文明的年例,溶入了村代表通过的"十个之最奖"例如:家庭和睦之最,学习成得之最,水果收入之最,家庭卫生之最,老寿星之最,等等。这个奖励延续了二十多年。通过这种活动,一个村庄的文化生态,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构建起来。

这一阶段的变化,意义尤为深远。它标志着上垌村的民生建设,已经从"输血式"的物质帮扶,转向了"造血式"的文化涵养。孙中山所追求的"人民之知识、道德,皆能随社会而进步",在上垌村找到了最接地气的实践版本。龙氏兄弟没有停留在让村民"富口袋",而是着力于让村民"富脑袋"。在富脑袋方面,龙钧海兄弟发动外出乡贤筹资在村小学成立:教学金龙奖基金。对教得好的老师和学得的学生,在每年教师节都实行奖励。从九十年代初一直坚持到现在,近三十多年来的金龙奖,大学生层出不穷。村千米长廊的存在,让每一个上垌村人,无论是目不识丁的老农,还是牙牙学语的幼童,都有机会在日常行走中,与汉字之美、与传统文化发生一次不经意的邂逅。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远比一次性的金钱补助更为持久、更为深刻。

四、凝聚"精神地标":指向共同的福祉

如果说千米长廊是文化浸润的"软力量",那么冼夫人纪念馆的修建,则是上垌村民生建设的"点睛之笔",是村民精神共同体的正式确立。

冼夫人,这位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岭南圣母,以"和合"精神名垂青史,她一生致力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其"唯用一好心"的家训,深深影响了粤西大地千百年。龙钧海选择在村里修建冼夫人纪念馆,绝非偶然。他看到了冼夫人精神与村庄治理的内在契合:一个村庄要想长治久安,光靠硬件不行,光靠文化熏陶也还不够,还需要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人人尊崇的公共信仰与道德准则。

于是,他又一次发动外出乡贤,募集资金,选址设计,亲自督建。当冼夫人纪念馆的飞檐翘角在上垌村的村头立起来时,这个曾经贫困、沉寂、缺乏凝聚力的村庄,有了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殿堂。纪念馆不仅是祭祀先贤的场所,更成了村民议事的中心、节庆聚会的场所、教育后代的课堂。村中大小事务,在冼夫人"唯用一好心"的精神感召下商议解决;邻里纠纷,在冼夫人"和合"理念的调解下化于无形。

正是在这种物质、文化、精神三重建设的共同作用下,上垌村完成了从"贫困山村"到"文化文明长寿村"再到广东省评定的:广东岭南名村的华丽转身。长寿村的称号,长寿村按国际评定标准:十万人有四位超过百岁的为长寿之乡,而该村有三位超过百岁后而离世的老人,现活着的八九十岁比比皆是。该村人长寿绝非偶然。优美的环境、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睦的邻里关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恰恰构成了健康长寿的最佳土壤。老人们说,现在的生活,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而年轻人则说,在外打工时,最想念的就是村里那条文化长廊和冼夫人纪念馆前的广场。

这一阶段的上垌村之变,实现了民生建设中最为关键的一跃:从"个体富裕"走向"共同福祉",从"硬件完善"走向"精神凝聚"。孙中山所倡导的"合群力以图民生",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而是自下而上的乡土自发;它不再依赖单一的经济手段,而是融汇了文化、教育、道德、信仰等多种力量。冼夫人纪念馆的建立,让乡贤的个体善举升华为全村的集体记忆,让慈善行为变成了制度化的文化传承。这才是上垌村"长寿"的深层秘密,不仅是生命长度的延伸,更是文化认同与乡风文明的世代延续。

五、结论:民生主义的"工笔画"与上垌的生命力

回顾上垌村三十年的变迁之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由民间力量亲手绘就的民生图景。龙钧海及其兄弟,以及他们身后众多外出乡贤,没有著书立说,没有高谈阔论,却用一盏电灯、一条公路、一座长廊、一间纪念馆,一个健身儿童乐园在粤西的群山之间,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写下了一部活生生的注脚。

孙中山的民生蓝图,是站在国家高度的"大写意"。他规划铁路、港口、工业,着眼于宏观的制度变革和现代化建设。而上垌村的实践,则是立足于乡土本位的"工笔画",它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从最细微处入手,从最迫切处发力,最终完成了一幅幅令人惊叹的乡村文明长卷。这幅画的底色,是龙钧海退休后三十年的坚守,是龙钧球从部队带回的执行力与奉献精神,是所有外出乡贤"富不忘亲、达则兼济"的赤子情怀。

更值得深思的是,上垌村的经验表明:孙中山民生理想的实现路径,未必只有一条。在政策覆盖尚有空白的乡土缝隙里,民间自发的乡贤力量,恰恰是最好的补充。他们既了解城市的文明规则,又深谙乡村的人情世故;既有现代的管理能力,又有传统的道德感召力。他们是连接城乡的纽带,是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是孙中山民生理想在乡土中国落地生根最可靠的"接盘手"。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上垌村的故事尚未完结。在物质生活显著改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新的问题也在浮现:年轻一代是否愿意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在城镇化浪潮中,村庄的未来何去何从?如何让文化长廊不只是"看",更能"用"?这些,都是上垌村在下一个三十年需要回答的问题。而这,恰恰也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留给所有中国人的永久命题:民生无终点,变的是实现手段,不变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三十年前,上垌村在夜晚黑暗与泥泞中等待黎明;三十年后,它在灯火与墨香中焕发新生。龙钧海他当年点燃的那盏灯,早已化作千米长廊下的翰墨长明,化作冼夫人纪念馆前的香火永续,化作一代代上垌村人心中不灭的文明之光。这便是民生最动人的力量,它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一定细水长流;它不一定载入史册,但一定刻进人心。

百年沧桑,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梦想,在一个遥远的粤西小村实现了。而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命力,也正在这无数个"上垌村"的蝶变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作者系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